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卡夫卡小说

BIANXINGJI

变形记

●叶廷芳 赵登荣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编辑手记

小说《变形记》的开篇就告诉我们，可怜的推销员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可那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怎么样”，不同的读者大概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有人会从小说中看到一套普通的居室，它的内部结构和家具的陈设似乎是历历在目。比如说，《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他在大学里讲授这篇小说时，曾经要求学生画出从卧室到楼梯的详细示意图。仿佛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篇严格写实的小说。

有的读者可能会对变成甲虫的那个人抱有同情，好像通过这样一个事件能够让人看到，主人公周围的那些人，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亲和妹妹，还有那几个房客，实在就是一些愚蠢、凶悍、不近人情的家伙，是比甲虫还要古怪的人类。

另外，也有一些读者对甲虫的生存状态几乎着了迷。可怜的推销员在“变形”之后，变得更加敏感了，他的思想里燃烧着一种激情；他不停地看着、听着、倾听着……

卡夫卡的小说具备独一无二的视角，并且是以锐不可当的想像力闯入我们生活的现实。这个集子里还有一篇小说叫做《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国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它是很有启示的。

目 录

- 判决 / 1
- 变形记 / 12
- 司炉 / 57
- 在流放营 / 82
- 乡村医生 / 108
- 饥饿艺术家 / 114
- 铁桶骑士 / 124
- 万里长城建造时 / 127
- 一条狗的研究 / 138
- 中国人来访 / 171
- 爱的险境 / 173
- 坑道下的家庭 / 174
- 歌声的诱惑 / 176
- 误入荆棘丛 / 177
- 在阁楼上 / 178
- 在墓穴里作客 / 180
- 包厢里的奇遇 / 183
- 夜行船的惊讶 / 185
- 编后记 / 187

判 决^①

——一个故事

献给 F. ^②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本德曼的年轻商人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宅位于沿河一长排低矮的简易房子中的某一幢，这些房子只是高低不同，颜色有别。他刚给一位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慢条斯理地封好信，然后，他把胳膊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窗外的河流、桥梁和对岸淡绿的山丘。

他思考着，他的朋友如何不满在国内的处境和前程，几年前逃往俄国。现在他在彼得堡开着一间店铺，开张时店铺着实兴隆了一阵，但许久以来，生意似乎毫无生气，朋友回国时总这么抱怨，而他回国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就这样在异乡他域徒劳无益地耗着自己的身心，异国情调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他那张我从孩提时代

① 本篇于1912年9月22日晚10时至翌日清晨6时“一气呵成”。这是作者献给他刚结识不久的女友费丽丝·鲍威尔的礼物。1913年首次发表在由马克斯·勃罗德主编、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年鉴《阿卡迪亚》上。这是卡夫卡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和旺盛期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他的创作生涯中自己颇为得意的五六个短篇作品之一。

② F. 为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费丽丝·鲍威尔小姐。1912年8月卡夫卡与她认识，先后于1914年和1917年与她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

就熟悉的脸庞。他脸色发黄，暗示着他身上潜伏着什么疾病。据他自己所说，他和彼得堡的本国侨民没有任何联系，而和当地百姓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就这样准备终生独身了。

这样一个显然已经走入歧途、只能为他惋惜却不能给他帮助的人，我能对他写些什么呢？也许该劝他回来，在这里安家，恢复与所有亲朋好友的老关系——做到这一点毫无困难——还要相信朋友们的帮助？可是这样做，无异于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该放弃这些努力了，他不得不回国，让所有人瞪大眼睛看他一事无成地回来，只有他的朋友懂点事，他是个不明事理的大孩子，该好好向那些留在家、取得成功的朋友们学习。而且，说得越是婉转客气，越会刺痛他。何况，我们不得不加诸于他的种种痛苦是否有用，谁有几分把握？也许，把他弄回来这件事本身就办不到。他不是自己就说过，国内的情况他已经一点不了解吗？于是，他会不顾我们的劝告留在异国他乡，由于这些劝告而心生怨恨，更加疏远他的朋友。即使他听从劝告回来了，在家乡也会感到沮丧沉溺——当然不是故意装的，而是事实使然；他既不能和朋友相处，离了他们又不知如何度日，他羞愧难当，结果，他现在真的没有了祖国，没有了朋友；让他留在他待过的异国他乡，对他来说岂不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设想，他回来就真的会一帆风顺，有所成就呢？

鉴于这些原因，倘若人们还想和他保持书信来往的话，就不能把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熟人说的话，如实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他只用三言两语简单说明不回来的原因，说是俄国政局不稳，不允许一个小小的商人哪怕非常短暂的离开；其实，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这时正在世界各地旅行。然而，在这三年时间里，恰恰是格奥尔格发生了许多变化。大约两年前，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那位多半得到了噩耗，寄来了一封信，用干巴巴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哀悼，吊唁信不带感情的原因只能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无法想像对这样一件不幸事件感到的悲痛。母

亲去世后，格奥尔格和他的老父亲一起生活。从此，他以更大的毅力经营他的商店，从事所有别的事情。在母亲生前，他的父亲在生意中总想自己说了算，也许妨碍了格奥尔格真正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还在店里工作，却不像过去那样爱拿主意，事必躬亲了。也许是时来运转，偶然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在这两年时间里，店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完全出人意料。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今后的生意无疑会更加兴旺发达。

对于这些变化，格奥尔格的朋友却一无所知。以前，最后一次也许是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向他描述过，正是格奥尔格经营的这一行在彼得堡有很好的前景，劝他移居俄国。他提供的数据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可同日而语。格奥尔格却不想把他生意上的成就告诉他的朋友，假如他现在再事后告诉他，不免显得十分离奇古怪。

于是，格奥尔格就只给他的朋友写些无关紧要的事，写些一个人在闲来无事的星期天，杂乱无章地涌上记忆的事情。他要做的无非是，让他的朋友继续保持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形成的、并且已经习惯的对家乡的看法。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件事：格奥尔格在三封间隔时间很长的信里，三次向他的朋友报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事与愿违，格奥尔格的朋友对这件异常的事发生了兴趣。

而格奥尔格呢，较之公开告诉他的朋友，他自己在一个月前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富家小姐订了婚，却更喜欢写上述这样的事情。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论这位朋友，谈论他和朋友之间这种特殊的通信关系。“这么说，他肯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说，“可我有权利认识你的所有朋友。”“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答道，“请理解我的意思，他也许会来，至少我相信他会来；可是，他来了又会感到勉强，感到受了伤害，也许他会嫉妒我，他肯定会感到不

满，却又无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独自一人返回去。孤零零一个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我知道。难道他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听到我们结婚的消息吗？”“这一点我自然无法阻止，不过，以他现在的生活方式，这多半不可能。”“格奥尔格，要是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压根儿就不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可是现在，我不想改弦更张了。”他说着，一遍又一遍地吻她，她尽管被吻得喘着粗气，还是说了一句：“可这件事还是让我不高兴。”他听了这话，真的认为，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朋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只能这样接受我。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比我现在这样更适于和他交往的人。”

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给朋友写的长信里，真的提到了他订婚的事。他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我和一个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了婚，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是你走后很久才迁到这里来的，所以你恐怕不认识。以后会有机会，告诉你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告诉你我很幸福，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只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即我，你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现在很幸福，这就够了。此外，你现在还有了我的未婚妻这样一个诚挚的女友，这对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未婚妻让我代她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而且不久会亲自给你写信。我知道，有许多事情缠住你，使你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们的婚礼不正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让你排除一切障碍前来吗？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你都不必过多考虑，你只管按你的意思办。”

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脸朝窗户，在书桌旁坐了很久。一个熟人从窗前走过，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笑了笑，算是回礼。

他终于把信放进口袋，走出自己的房间，横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他父亲的房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这里了。他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因为他经常在商店里和父亲见面。中午，他们同时在一

家餐馆用餐，晚上，他们虽然各忙各的事，但是，只要格奥尔格不出去会友，或像现在这样去看未婚妻，那么，他们会各拿一份报纸，在共同的客厅里再一起坐一会儿，只是格奥尔格出去会友是经常的事。

父亲的房间即使在这阳光明媚的上午也很阴暗，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原来，耸立在窄小的庭院另一侧的高墙挡住了阳光。父亲靠窗坐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已经亡故的母亲的各种纪念物。父亲正在看报，他有某种眼疾，所以把报纸举在眼前，侧向一边。桌子上是没有吃完的早点，看来他没有吃多少。

“你呀，格奥尔格，”父亲一边说，一边向他迎过来。他走路时，厚重的睡衣敞开了，下摆随着脚步飘动。格奥尔格想：“我的父亲依然那么魁伟，像个巨人。”

“这里可是太黑了。”他说。

“是呀，是很黑。”父亲回答。

“你连窗户也关了？”

“我喜欢这样。”

“外面已经很暖和了，”格奥尔格说，好像还想着前面说的话，说完坐了下来。

父亲收拾早点的餐具，把它们放到一个柜子里。

“我只想告诉你，”格奥尔格若有所失地看着老人的动作，接着说道，“我只想告诉你，我倒是把订婚的事通报给彼得堡了。”他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

“往彼得堡通报？”

“告诉我的朋友呀，”格奥尔格看着父亲的眼睛说。“他在店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想到，“你看他坐的姿势，伸开两条腿，两只手交叉在胸前。”

“不错，你的朋友。”父亲说，加重了语气。

“你是知道的，父亲，我起先不想告诉他我订婚的事。只是因为

有所顾虑，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他是个很难交往的人。我当时想，他也许会通过别的渠道听说我订婚的事——我不能阻止这一点，虽说按他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这几乎不可能，但是，不该让他从我嘴里知道我订婚的事。”

“你现在改变了想法？”父亲问道。他把大开面的报纸放到窗台上，又把眼镜放到报纸上，一只手捂着眼睛。

“是的，现在我又好好考虑了一番。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订婚这件喜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所以我不再犹豫了，我要告诉他。不过，我投出这封信以前，我要先告诉你。”

“格奥尔格，”父亲咧了一下没有牙齿的嘴巴，说道，“你听着！你为这件事来找我，和我商量。你这样做，无疑很得体。可是，要是你现在不跟我说真话，就等于不说，比不说还叫人生气。我不想翻出跟这件事无关的事情。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该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了，也许比我们想的早了些。在店里，有些事情我没有看见，也许并不是瞒着我，我不想这么假定，说是瞒着我。我不再那么硬朗了，我的记忆力在减退，我已经无法通观全局，顾及所有事情了。首先，这是自然规律，其次，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远远大于对你的打击。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这封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格奥尔格，我求你别骗我。这本是一件小事情，不费吹灰之力的，所以你不要骗我。你在彼得堡真有这么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尴尬地站起来。“别管我的朋友了。对我而言，一千个朋友也顶不了我的父亲。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太苦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店里的事，我不能没有你，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是，要是开店有损你的健康，那我明天就关门，再也不开张。可这又不行。我们必须给你安排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是小改，而要彻底改。你老坐在这间黑乎乎的房间里，你要到起居室里去，那里阳光充足。你早餐就吃那么一点，不好好吃东西增加营养。你坐在屋里老不

开窗，而新鲜空气有益你的健康。这样不行，父亲！我去请医生，我们听医生的意见。我们要换换房间，你搬到前面那间屋里，我搬到这里来。其他什么也不变，这间屋的东西全搬过去。不过现在不急着搬，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你无论如何要安安静静休息。来，我帮你脱衣服，你会看到，这事我能做。或者，你现在就到前面那间屋去，暂时睡我的床。这样做最好不过了。”

格奥尔格紧挨着站在父亲身旁，父亲垂下白发蓬乱的头。

“格奥尔格。”父亲轻声说，身子一动不动。

格奥尔格赶紧在父亲身旁跪下，他看到父亲疲惫的脸上，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你在彼得堡没有朋友。你一向爱开玩笑，就是对我也一点不收敛。你在那儿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你再好好想一想，父亲，”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把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趁他无力地站着的时候脱掉他的睡衣。“我的这位朋友曾经来看过我们，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我还记得，你不怎么喜欢他。所以至少有两次，虽然他就在我屋里，我却向你否认他在我们家。我的朋友有些古怪，我很理解你对他的反感。可是，你后来还是和他说了话，谈得很不错。你认真听他说话，不时点头，向他提问，当时我感到非常自豪。你仔细想想，你会记起来的。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些俄国革命中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比如，他因商务到基辅出差时遇到一次骚乱，他亲眼看见一个神父站在阳台上，用刀在自己的手掌上划开一个大大的血淋淋的十字口子，然后举起手，向群众高呼。后来，你自己还在有些地方讲过这个故事呢。”

说话中间，格奥尔格已经把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小心地脱掉他穿在亚麻布衬裤外面的针织棉毛裤和袜子。他看到父亲的内衣已经不太干净，心里责备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周。提醒父亲更换衣服，也该是他的责任。他还没有直截了当地和未婚妻谈过，他们将来怎样安置父亲，不过，他们两人都心照不宣地认为，父亲会一个人留在老

宅子里。可现在，他当下就明确地决定，要把父亲接到他未来的新居。因为如果好好考虑一下的话，就该想到，到新居以后再去好好照顾他，可能会太晚了。

格奥尔格把父亲抱到床上。在他抱着父亲向床铺走去的短短几步路上，他注意到父亲在他的怀里摆弄他的表链，他不禁感到一阵惊恐。他无法马上把父亲放到床上，因为他紧紧抓住表链不放。

不过，他一躺到床上，情况似乎就都正常了。他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肩膀。他仰面看着格奥尔格，眼神不能说不亲切。

“你记起他来了，是不是？”格奥尔格问道，很高兴地冲他点点头。

“我盖严实了吗？”父亲问，仿佛他无法查看两只脚是否盖好。

“看来你在床上感觉不错，”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给父亲掖了掖被子。

“我全身都盖上了吧？”父亲又问了一遍，仿佛特别看重儿子的回答。

“你盖得很严实，放心吧。”

“不！”父亲没等他答完就喊道，一把掀开被子，因用力很猛，被子完全掀开抛了出去，接着他就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轻地撑着天花板。“你想把我盖严实，这我知道，我的笨小子，可是我还没有盖严实。这是我的最后一点力气，对付你足够了，绰绰有余。我是认识你的朋友，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很合我的心意。正因如此，这些年你一直欺骗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不成？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过？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让别人打扰你，说经理正忙着呢——这样你就可以往俄国写那些谎话连篇的信了。但是，幸好父亲具有看穿儿子的天性，用不着别人教。你现在以为，你已经把他制住了，你可以一屁股坐到他身上，而他会一动不动随你摆布，于是，我的儿子大人决定结婚！”

格奥尔格抬头看着父亲那张可怕的脸。那位彼得堡朋友，那位父亲突然如此了解的朋友，以前从没有现在这样打动过他的心。他似乎看见他在辽阔的俄国漂泊受苦。他看见他站在被抢劫一空的店号的门旁。他看见他正站在满目疮痍的店里，站在砸坏的货架、捣毁的货物和正在坍塌的煤气管中间。他干吗非要远走他乡啊！

“你看着我！”父亲喊道。格奥尔格几乎心不在焉地快步向床边走去，准备挨父亲的所有训斥，但走到中途他又停住了。

“因为她摆起了裙子，”父亲用柔和的声音说，“因为她这样摆起裙子，这个讨厌的蠢货。”他一边说，一边高高摆起衬衣，表演摆裙子的样子，这时可以看到他大腿上战争时受伤留下的伤疤。“因为她用这种种方式摆起裙子，你就去亲近她，你为了在她身上顺顺当地享受快乐、得到满足，就毫不顾念故去的母亲，出卖你的朋友，把你的父亲弄到床上，让他动弹不得。可是，难道他就不能动了么？”

他撒开手站着，摆动两只脚。他因自己洞察一切而喜形于色。

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落里，尽量远离父亲。很久以前，他曾下过很坚定的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免得遭受来自侧面、后面或上面的突然袭击。现在他又记起了这个早已遗忘的决心，然后又忘了它，就像我们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针眼一样。

“但是，你的朋友并没有被出卖！”父亲一边大声说，一边挥动食指，加强他的语气。“我是他在这里的代理人。”

“你是个滑稽演员！”格奥尔格脱口喊了起来。他马上认识到这样做有害无益，赶紧咬住舌头，疼得弯下身来，可是为时太晚了。

“不错，我刚才演的是滑稽戏！滑稽戏！这个词用得很有恰当！一个失去老伴的老父亲还能有什么别的安慰呢？你说说——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此刻还是我的活着的儿子——我，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人，住在一间背阴的房间里，受着不忠的伙计的气，除了演戏还有什么？而我的儿子则欢呼着，走遍全世界，他缔结了一桩又一桩其实是我打点好的生意，高兴得活蹦乱跳，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严肃面孔，

从他父亲面前走过！你以为，我不曾爱过你，不曾爱过我亲生的儿子？”

“他现在要弯身了，”格奥尔格想道，“他可别摔下来，摔伤了身子！”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句话。

父亲向前弯了一下身子，但没有摔下来。格奥尔格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走近他，于是他又自己直起了身子。

“你就待在那里好了，我不需要你！你以为，你还有力量走到我这里来，只是因为你不愿过来，你才留在原地。这你就想错了！我始终是强者，比你强得多。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也许会退缩，但是，你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和你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你的顾客都在我的口袋里呢！”

格奥尔格心里说：“他连衬衣都有口袋！”他相信，他可以用这番话，把他搞得无法在世上立足。不过，这一点只在他脑中一闪，因为他总是什么事想过就忘。

“你尽管挽着你的未婚妻，到我跟前来好啦！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她从你身边弄走了！”

格奥尔格做了个鬼脸，仿佛他不相信这番话。父亲只是朝格奥尔格待的角落点了点头，表示他并非戏言。

“你今天来找我，问我你是否该写信告诉你的朋友订婚的事，这可让我很惬意。只是他什么都知道，傻小子，他什么都知道！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了，因为你忘了拿走书写用具。因此，他已经多年不来；所有的事情，他比你还要清楚一百倍。他左手拿着你的信，看都不看就揉成一团，而右手则拿着我的信，举到眼前阅读。”

他兴奋得在头上挥动手臂。“他什么事都比你清楚一千倍！”他喊道。

格奥尔格为了嘲笑父亲，就说：“一万倍！”可是，这话一出口就变得严肃无比。

“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还有别的什么事

让我操心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吗？你看！”说着，他把一张不知怎么带到床上的报纸扔给格奥尔格。这是一张旧报纸，格奥尔格连报名都没有听说过。

“你犹豫了多长时间才考虑成熟啊！要等你母亲过世，不能让她看到你的喜庆日子；要等你的朋友在俄国完蛋，早在三年以前他就不行了，至于我呢，你自然看见我是什么情况。你不是有眼睛吗！”

“原来你在盯我的梢！”格奥尔格喊道。

父亲同情地随口说道：“这句话你大概早就想说了，现在可就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接着，他提高嗓音说：“你现在知道了，世上不是除了你就什么也没有，你以前就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纯真的孩子，不过说到骨子里，你是个残忍的人！所以你听着：我判你投河自尽！”

格奥尔格觉得这是要把他赶出房间，父亲在他背后砰的一声倒在床上，他耳中回响着这倒下的声音逃离了房间。他匆匆跑下楼梯，就像跑下一面斜坡，撞倒了正要上楼整理房间的女仆。“天哪！”她喊了一声，忙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但格奥尔格已经走了。他快步跑出大门，穿过马路，冲向河边。他很快就到了桥上，像饿鬼抓食物那样一把抓住栏杆。他年轻时是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让父母感到骄傲，他现在跃过栏杆，悬空挂着。他那双抓住栏杆的手越来越疲乏无力，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一辆公共汽车。他想，汽车的噪声会很容易地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于是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说完，他松手掉了下去。

这时，一辆又一辆汽车驶过桥面。

赵登荣 译

变形记^①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他仰卧着，后背坚硬得像铁甲一般，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变成了棕褐色，高高隆起，表面分割成许多弧形的硬片，在肚子的最高处，被子已经盖不住，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他长着许多条腿，这些腿比起巨大的身躯显得很细，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扑腾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不是梦。他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这是一间真正的人住的房间，只是略为小了一点。桌子上摊着衣料样品——萨姆沙是旅行推销员——桌子下方挂着那幅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上漂亮的镀金镜框的画。画上画的是一位戴着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巾的妇人，她笔直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套在一个厚厚的皮手筒里，皮手筒略为抬起，好像给看画的人看似的。

接着，格里高尔把目光投向窗口，他听见雨点打在窗子档板上；看见天气阴沉沉的，心情变得忧郁起来。“要是能再睡一会儿，把所

① 这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写于191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于1915年发表在勒奈·布克尔编辑的《白色书页》上。同年由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作者曾为此书的封面设计致函这家出版社：“封面上可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啊。”最后，封面上画的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哭泣着走出家门。

有这些倒霉的事都忘记，该多好啊。”他想。可是，要想再睡是完全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习惯右侧卧睡，而按他现在这种状况，他已经无法侧卧了。不管他怎样使劲向右侧翻身，他总是翻回到仰卧姿势。他试了恐怕上百次，闭上眼睛，免得看见自己那些乱扑腾的腿，后来他在右侧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隐痛，他才作罢。

“啊，上帝，”他想到，“我选了一个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成天在外面奔波。在外面出差，情绪的波动不安比坐在店里大多了。还有旅行的种种烦恼，操心一次次换车时的衔接，饮食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都是萍水相逢，不断更换，不可能建立起深厚的交情。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痒，他慢慢地蹭着后背，使身体向床头靠近，以便更好地抬起头。他看见发痒的地方布满了白色的小斑点，无法判断那是什么。他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发痒的地方，但马上又把腿缩了回来，因为刚碰到那个地方，他就浑身一阵发冷。

他往下滑，回复到原先的姿势。“这么早起床，”他想，“把人搞得傻头傻脑的。人总要有足够的睡眠嘛。别的推销员活得像后宫里的娘娘。比如说，我上午回到旅店，在搞到的订单上签字时，这些先生还刚刚起来吃早饭呢。要是我在我老板这里也这么试一把，我立马就得卷铺盖走人。不过，这对我也许是好事，谁知道呢。要是我不顾虑我的父母，我早就辞职了，我会走到老板面前，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的看法。他准得从高高的桌子上掉下来。坐到桌子上，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说话，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之处，而由于他重听，和他谈话的职员就不得不走过去靠近他。不过嘛，希望还没有完全放弃。一旦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这恐怕还得五六年吧——，我就一定去办这件事。那时就会时来运转。可现在，我得起床了，我的火车五点钟开。”

他朝放在矮柜上滴嗒滴嗒响着的闹钟看了看。“天哪！”他想。时间已经六点半，指针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其实指针已经过了六点半，快到六点三刻了。难道闹钟没有响？他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是

定在四点的，没有错；闹钟肯定闹过。是啊，肯定响过，难道他睡死了，竟没有听见闹钟震耳欲聋的响声？这可能吗？他睡得并不安稳，但也许就因此睡得更死。可他现在该怎么办？下一班火车七点钟开，要想坐上这趟车，他就得赶紧了，可是样品还没有包装好，他觉得自己没有一点精神头，动作迟钝。即使他赶上了火车，也免不了挨老板一顿臭骂，因为公司的听差等过五点钟那趟车，早已向老板报告了他误车的事。他是老板的一条狗，既没有脊梁骨，也没有头脑。他去请病假如何？这样做叫他犯难，也让别人怀疑，因为格里高尔在这里供职五年，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来，因儿子懒惰而责备他的父母，借助医生的观点驳回他所有的辩护意见，因为在这个医生看来，世界上就压根儿只有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再说，就今天这件事而言，医生的这番话就一点没有道理吗？格里高尔除了长时间睡眠后确实没有必要的困乏之外，真的感到很好，甚至觉得饥肠辘辘，很想吃东西呢。

他飞快地转着脑子，思考着这一切，下不了决心离开他的床，闹钟正好敲响六点三刻时，有人轻轻地敲他床头这边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道——是母亲的声音——，“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要出门吗？”多柔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回答的声音时却不免大吃一惊，这声音分明还是他从前的声音，然而却掺杂着一种好像从下面传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低低喳喳声，使得他的话只是一开头还清晰可辨，而余音却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以至听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否听真切了。格里高尔本想详细回答，把一切事情解释清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想说一句话：“是，是，谢谢母亲，我就起床。”由于有木门隔着，外面大概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这点变化，因为母亲听了他的话就放下心来，吧嗒吧嗒拖着步子走开了。可是这简短的对话却使家里的其他人注意到，格里高尔出乎大家的意料还在家里。于是很快，在一扇侧门上就响起了父亲的敲门声，声音很轻，但父亲是用拳头敲的。“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